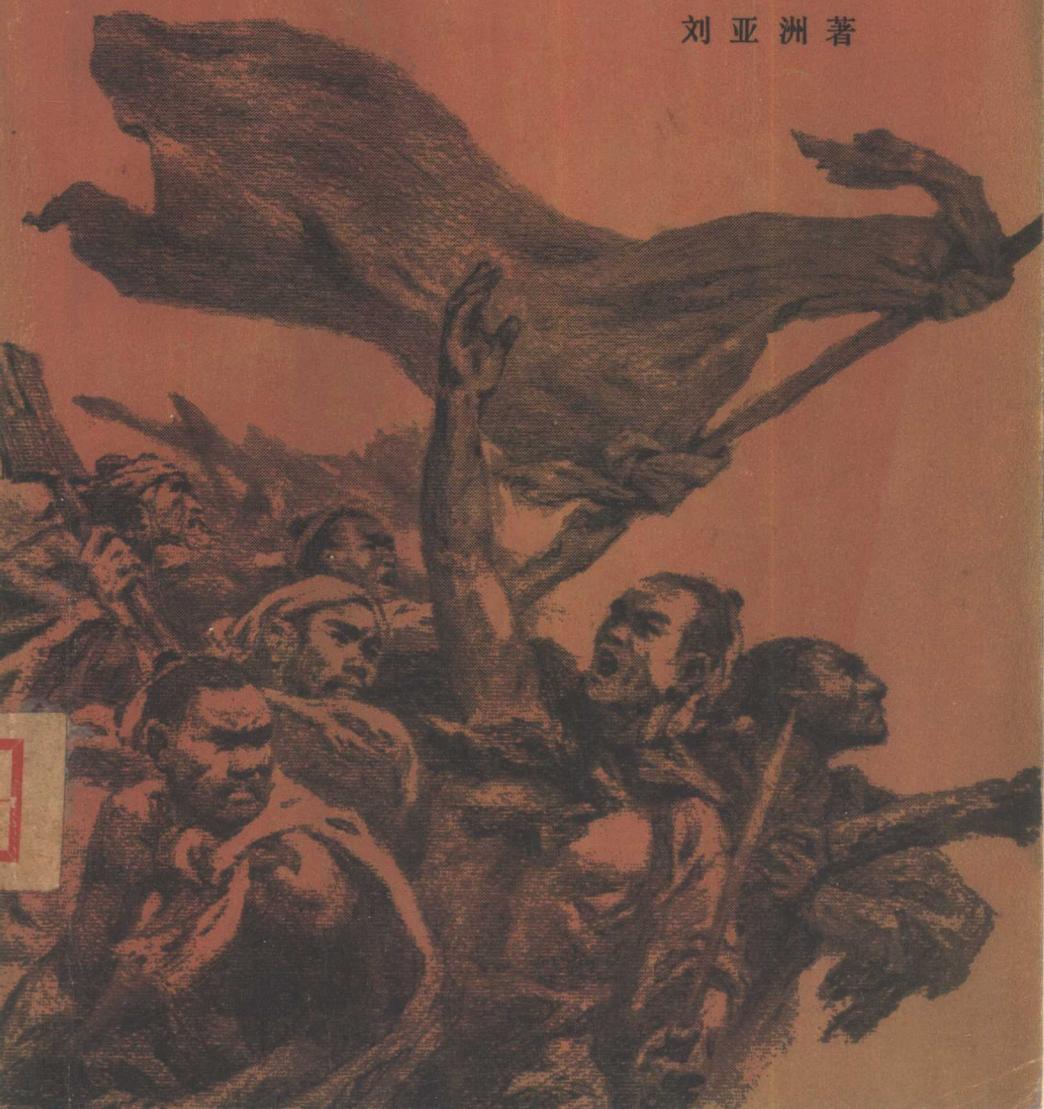


陈胜

刘亚洲著





刘亚洲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 胜
刘亚洲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6·763 定价：1.0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小说。它从胡亥、赵高伪造秦始皇诏书，发动宫廷政变开头，写他们的胡作非为加剧了本来就很尖锐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接着写陈胜、吴广等再次被征发戍边，水困大泽乡误期，按秦法当斩。于是，他们毅然率领九百戍卒揭竿而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部小说塑造了优秀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英雄形象，揭示了在封建社会是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同时，也鞭挞了专搞阴谋诡计、玩弄两面手法的地主阶级阴谋家赵高。

封面设计：尚 扬

第一章

秦始皇三十七年①九月初二的早晨，天色还未大亮，咸京②城里雾气弥漫，灯火朦胧。到处静悄悄的。布满严霜的街道上看不到人影，只是有时有一些衣着单薄、手提绢绸灯笼、腰挎青铜刀的正卒③和小子军的巡夜队伍，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在长巷仄径和城头上行走。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来自南方，关中平原初秋的天气，已经使他们感到有些冷意，又加之非常疲乏，于是他们把双臂抱紧，耷拉着脑袋，边走边打瞌睡。有时猛地一惊，头脸碰到前面的人身上，兵器发出来清脆的金属响声，这才猛然一惊，重新醒来。

在中街凤凰巷、鱼池巷、经阁巷那些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们的住宅附近，除了正卒和小子军的巡夜队伍外，还有一些盔明甲亮的哨兵，有步哨也有骑哨。他们都穿得很厚，而且精神饱满，神色威严，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高深的围墙下、紧闭的朱门旁，宛如一尊尊石雕。他们所守卫的这些地方是咸阳城中的“仙境”：深

① 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二一〇年。本书中年份一般用皇帝年号，个别处也用公元纪年。月份用秦历。

② 咸京——即秦朝的国都咸阳，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汉高祖定都长安后，改称渭城。

③ 正卒——秦法规定：凡属二十三岁以上的青年，都要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作正卒就是到京城服徭役，在京畿担任守备和屯田。戍边则是到边疆去屯田和戍守，这种人叫戍卒。

巷里花香浮动，合欢树的细枝密叶柔柔地沿街飘拂。苦竹、淡竹的叶子象层层云片，掩遮着一幢幢高大的、上面雕饰着朱雀、仙鹤和走兽的建筑物，在清晨依稀的薄雾里影影绰绰。此刻，虽说夜幕将隐，但这里的人们却还没有休息，从里面不时地送出来一阵阵似有似无、不绝如缕的琴声、歌声和富有节奏的竹板声。

离开这些深宅大院，穿过两条人行道，就是咸阳的市肆和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那儿的房子又矮又小。街道也十分狭窄，而且坑坑洼洼，铺满尘灰。一些小店小铺的门口挂着昏蒙蒙的灯笼。灯笼燃了一夜，有些已经熄灭。有些虽未熄灭，但也非常微弱，摇摇曳曳。房屋间滚动着大股雾气，透过雾气看那些灯笼，就象在墓地里闪闪烁烁的鬼火。

当高悬在城西钟楼上的古钟敲了五下以后，东方渐渐发亮了。太阳象个大火球一样，从东方冉冉升起。晨曦照在咸阳的东门上，给刻在东门敌楼上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八个遒劲的大字涂上一层薄薄的金光，使人们看清了挂在城头上的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和城门边上的抓人告示。晨曦也照在雄伟的孤魔庙上，照在城西高大巍峨的钟楼上。钟楼上那尊闪闪发光的鎏金青铜大古钟，兀自伫立在晨曦中。钟身上那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命人镌刻上去的“钟磬锽锽，筝管锵锵，中国①一统，降福穰穰”十六个大字，在淡红色的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很远就可以看到。但如今在这古钟旁边的钟架上，也悬挂着几颗人头，在晨风里微微摆动，鲜血淋漓，触目惊心。

这时候，中街深宅大院里那些闹腾了一夜的人们方才感到困倦。他们送走了烂醉如泥的客人，挥退了拿着箜篌、古筝、竹瑟等乐器的歌姬和舞女，然后在侍女们的搀扶下，打着呵欠向铺榻走去。然而在这同一时刻里，市肆上和普通百姓们居住的地方却

① 中国——战国和秦代的人已习惯将我国中原地区称为中国。

越来越热闹了：市井门垣的大门打开了，旗亭①的门也打开了，黑衣黑褂的市令和市长②们反操双手，从旗亭里踱了出来，板着威严难犯的面孔，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店肆和小铺也相继开了门，一股股乳白色的团状蒸气，迫不及待地从店铺里夺路而出，穿过狭仄的街道，轻袅地荡入太空。紧接着，四下里又响起了一片叽叽喳喳的叫卖声和招徕顾客的声音。其中声音最高最尖的是一个酒店里的伙计，他的声音不仅出奇响亮，而且具有惊人的持久力，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喊，刺得人耳朵发疼。又过了一小会儿，街上的人更多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衣衫褴褛，挑着箩筐，或是背着褡裢布袋的农民。由于人群熙攘，拥挤非凡，不是这个碰到那个的肩膀，就是那个撞到这个的胳膊，或是把别人的鞋子踩掉，于是立即招来白眼和叱骂。谁也不敢还口，只是红着脸，歉疚而不自然地一笑，躬躬身子，然后更加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当太阳升得约莫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街上的人更多了。这时，从中街的尽头传过来一阵清脆而整齐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愈响愈大。随即，人们看见二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士，手执长戈斧钺，分成两队，一队十人，威武地沿着街道两侧向这里驰来。他们一律戴着蒙面头盔，身穿铁锁子甲，腰间挎着一色的马刀。马身上也披着铁甲，只露出两眼和鼻子，显得十分骇人。他们一边策马奔跑，一边挥动着手中的兵器，大声朝路旁的人们叱呼道：

“闪开闪开！快闪开！……快点！……”

人们都知道一定是有要人即将到来，于是纷纷向街道两旁躲避，躬着身子不敢作声，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有一个肩背褡裢，打着赤脚的老农，这时正好站在街道中央，被这支突然出现

① 旗亭——又叫市楼，相当于市井官署，比一般建筑物高，上插旗多面，故名旗亭。

② 市令、市长——市井官署中的最高长官，负责市场上度量衡的检查。

的马队吓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该朝哪里躲避才好。他呆痴痴地站在街心，脸色惨白，双目发直，身子剧烈颤抖。转瞬之间，马队已到跟前。领头的一个武士从老头身边驰过的时候，既不喝叫，也不说话，扬起手中亮森森的大斧，用斧背狠狠照老汉的脊梁上捣了一下。那老汉哇地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随即，几十只马蹄子象疾箭一样从他身边擦过，转眼间消失在街道的拐弯处。一个胥师①在路旁看见这一切，连忙跑过去，把老汉从街心拖了过来，一边拖，一边骂道：

“老东西，眼睛长到腚勾子上去了？！……要是死在这儿，埋都没人埋你！”

马队过去以后，街上的人们都没有动弹，而是屏住呼吸继续等待着，有的人还偷偷抬起眼来朝远处瞥一瞥。整条街道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象一切都在突然间死去一般。不一会，中街那边又有一些人骑马驰过来，不过他们都没穿铁甲，而是披着黑色的长袍，戴着高高的纱帽，手中拿着木制的“仪锽”②，马儿缓缓地走着。当这些人的身影也在拐弯处消失以后，又听见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和噼啪噼啪的马鞭声。紧接着，晨雾依稀的街道尽头出现了一架由四匹骏马拉着的高轮马车。这架马车，车身很大，车轮很高，舆盖上漆着油亮的黑漆，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眩人眼目。三条宽宽的斑斓彩带从上面垂下来，随着和风微微拂动。车厢的四个角都有螭头和旒苏。车前横木上还站着一只用楠木精雕而成的花纹虎和一对展翅欲飞的鸾雀，栩栩如生。整个车身是青黑色的，车板两侧各漆了一个硕大的“秦”字，老远就能瞧见。车两边还走着两排犷悍异常的武士。他们一边走，一

① 胥师——即市吏，负责维护市场上的秩序和治安。

② 仪锽——秦代，当皇帝和官职较高的人出行时，车前马后往往有一些侍从举着木制的斧、钺、戟、戈，以示身份，这就是“仪锽”。

边用手紧握刀柄，警惕的眼光不时地在人群中巡睃着。

秦朝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和郎中令赵高，这时正双目微闭，两手反操，象木头一样危坐在马车帷裳里，在静谧的空气中和车身的微微晃动之中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赵高是赵国的一个小地主。祖辈累世都在赵国生活。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始皇刚即位不久，秦军攻破了赵高的家住的地方，赵高全家当了俘虏，被强迫迁到咸阳。从此，他就在秦国定居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二三一年的事。那时，秦还没有灭掉赵国。

赵高到秦国后没有多长时间，他父亲因犯重罪被处以宫刑，姐姐也被“收孥”^①，进宫当了奴婢。就是由于这些事情，他对秦始皇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后来，秦军又攻破邯郸，灭掉了赵国。战争中，他的另外一些亲戚又被杀死。为此，他对秦国的仇恨更深了，发誓要报此弥天大仇。他在赵国就受过宫刑，且又精通刀笔之文，后来被选进皇宫。由于他生性异常刁滑，善于察颜观色和耍两面手腕，又能强记秦朝的五刑律令，常常为秦始皇参决刑律处分，渐渐得到了始皇的宠信，被擢为中车府令，并委他教导少子胡亥，判决讼狱。后来，他自恃得宠于皇帝父子，骄横恣肆，招权纳贿，舞法弄文，不觉酿成重罪。始皇饬令上卿蒙毅审讯判罪。蒙毅依罪定谳，把他问成死罪。这下可把他弟弟赵成急坏了。他东奔西走，到处托人求情，并一次又一次地进宫去找胡亥，求他保释赵高。最后，秦始皇念赵高一向勤敏，办事机灵，又精通法令，能说会道，终于颁下一道赦书，贷他一死，同时还赏还了他的官爵。

自打这事以后，赵高不但不感激秦始皇的赦罪之恩，而且对他的仇恨更深了。恶毒的复仇之焰在他心中一天比一天燃烧得炽烈，常常把他炙烤得无比难受。但是他接受了前一次的教训，在

^① 收孥——把犯有重罪的人的妻、女收入官室，当奴婢，叫做“收孥”。

表面上却什么也不显露出来。他装得更加忠诚，象变色龙一样，不断地随着季节的变化改变着自己身上的颜色。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或是在皇帝身边时，他装得是那样听话、温顺、恭俭。说话的声音总是很低，干起事来总是一声不吭，无比卖力；甚至走起路来用的都是脚尖。可当他一回到自己家里，他马上就闭上大门，跪倒在祖宗的灵牌前面，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地指着南墙大骂。骂秦国，骂他所痛恨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在剧烈的呜咽和抽泣声中发誓要为祖宗雪耻，为父母报仇。当时，他这些常系心中的复仇复家复国的志念，除了他弟弟赵成以外，别人都不知道。

今年七月，当始皇帝巡狩^①天下行至沙丘的时候，突然得了急病，诊脉进药，全不见效，病情垂危。始皇自知不起，就把丞相李斯和赵高召到榻前，口嘱玺书，命他们立即赐予长子扶苏，召他速回咸阳，守候丧葬并选吉日登基。始皇死后，玺书落到了赵高手里。当时，知道始皇死讯的只有李斯、胡亥和他。他就象一只狡猾的狐狸嗅到了可获的猎物一样，感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万万不可坐失。于是他私下里找到胡亥，对他说：

“主上中道崩殂，不闻有分封之诏，而独赐书于长子。长子一到，即嗣为皇帝，而子等^②皆无寸土，为之奈何？”

听了赵高的话，胡亥低垂着头，紧咬嘴唇，默然无语，但心中很不平静。赵高趁机说出了自己早已想好的主意：假始皇手诏，除去长子扶苏和蒙恬，拥戴胡亥登极。胡亥虽然心中早就想当皇帝，但此刻听了赵高的话，仍免不了心头突突狂跳，脸色微微发红。沉思了一会，他假惺惺地摇摇头说：

“废兄立弟，是为不义；违逆父诏，是为不孝；智疏才薄，是为不能。三者皆为背德，如姿意妄行，天下不服，必至身殆国危，

① 巡狩——天子巡视各地叫巡狩。

② 子等——指胡亥和秦王诸公子。

社稷且不血食矣！”

作为教导胡亥多年的师傅，赵高就象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他。胡亥这时说出来的这些违心的话，岂能瞒过赵高那双善于窥测人心的奸眼？胡亥说完以后，他淡淡一笑，眨了一下眼睛，又说道：

“不然不然！公子差矣！臣闻汤、武弑其主①，天下称义，万民归焉，不为不忠；蒯辄杀其父②，国人皆服，史记③载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④。顾小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生悔！愿公子听臣之计，毅然决行，莫再彷徨也！”

听了赵高这番话，胡亥虽然还是没有开口，但却把头抬了起来，用眼睛盯住赵高的脸，一缕似有似无的微笑从嘴角上潜潜浮出。他的眼神仿佛在问赵高：“搞这种危险而悖逆的事情，你真的有把握吗？”赵高毫不费力地窥破了胡亥的心理。他淡淡一笑，轻轻点点头，然后把始皇帝赐给扶苏的玺书拿在手中晃了晃，凑近胡亥说：

“方今天下之权，俱在公子与高。恳愿公子权衡利害，早自为谋，不可当断不断，恨遗千古也！时乎时乎，稍纵即逝；羸粮跃马，唯恐后时⑤！”

① 汤、武弑其主——这里指商汤王灭夏桀、周武王灭殷纣事。

② 蒳辄杀其父——春秋时，卫灵公不满意他的太子蒯聩，蒯聩乃出奔宋。灵公死，卫人立蒯子辄为国君，即卫出公。出公元年，蒯聩准备回国即位，蒯辄竟发兵击蒯聩，拒其回国。

③ 史记——这里泛指史籍，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说法，而不是指司马迁的名著《史记》。

④ 大行二句——这两句话的意思即讲求大节者不必计较琐细的礼貌，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⑤ 羸粮二句——羸粮是带着干粮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象带着干粮、骑着快马赶路一样，唯恐耽误了时机。

赵高的一番鬼话说得胡亥连连点头，心中痒滋滋、甜丝丝。他不再犹豫了，完全同意了赵高的主意。二人密谋策划了一番，随即背着李斯，假传诏旨，当下立胡亥为太子。同时，又另修一书，盖上御玺，赐予始皇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赵高在玺书中假借秦始皇的名义，恶狠狠地写道：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归为太子，日夜怨望，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能矫正，反与同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接到赵高派人送来的伪诏御剑以后，扶苏不知是假，仰天泣呼数声，当场饮剑而死。蒙恬疑心诏书有诈，不肯自杀，只把兵符交给裨将王离，自入阳周狱中等待后命。至此为止，赵高的阴险诡计已经顺利地实现了第一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剑锋一转，又向蒙恬的弟弟、曾经判过他死罪的蒙毅开了刀。刚从沙丘回到咸阳，他就在暗地里向二世进谗言：

“臣闻先帝曾欲择贤嗣立，以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毅擅权，屡次谏阻，故未得成。若知贤而欲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见，不若诛之。”

一贯头脑糊涂，思想简单的二世胡亥，从沙丘回来以后，对赵高宠信更深，依赖更大了。不管事大事小，一概要先听听他的。赵高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完全是言听计从，百顺百依。听了赵高攻讦蒙毅的这番谗言，他没有半刻犹豫，立即颁下一道手诏，命令将蒙毅削去官爵，收监严审，待命判罪。蒙毅被捕入监以后，赵高又贿通了狱中的典狱和役隶，每天都要将他棒打一千

余下，逼他服罪，同时密谋在近几天内就把他处死，以免夜长梦多，后生不测。

从始皇帝沙丘病逝到现在，才只两个多月，可是赵高已经害死了公子扶苏，囚禁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累建殊勋的蒙氏兄弟，并把屠刀搁在他们的脖子上了。但是，他就象一头贪得无厌的野兽一样，对已经到手和已经下肚的这些猎物丝毫也不感到满足。他的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不会使自己这一恶毒的念头有一丝一毫的动摇，那就是杀光秦始皇所有的公子——这里面也包括二世胡亥——王孙和眷属，除尽秦朝的老臣故将，把他所深深痛恨的秦国浸没到血与火的灾难之中。

昨天晚上，赵高已和二世商议决定，准备明天把秦始皇的灵柩运到骊山①入葬。在入葬始皇帝遗体时，把宫中所有没有子女的宫女奴婢一律作为殉葬者从死，同时还要将那些安装骊山墓内秘密机弩的数万名工匠全部活埋。这些令人发指的主意，是秦二世根据秦始皇生前的愿望做出的。作为赵高来讲，这样的事情越多，他的欲望——嗜血的欲望也就越大。今天，虽然他已和二世约好要到南山山麓去观赏新建的阿房宫，然而他却在同一时刻里又安排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游戏：圈斗。圈斗就是强迫人们到兽圈中去，拿着兵器同野兽搏斗，作为一种游戏供贵人欣赏取乐。秦国的兽圈虽说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一直是圈养外国进贡的动物的场所，供人们观赏游玩，从来没有过这种残酷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发明人就是二世。从沙丘回到咸京以后，他偶然听说秦昭王把魏人朱亥投进兽圈的故事，顿时心灵开窍，就想出了这个游戏。今天他们又精心安排了三场圈斗，准备再次欣赏欣赏人与兽斗的那种血淋淋的场面。这对于赵高来说将是怎样一种惬意

① 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山下有秦始皇的陵墓，即著名的骊山陵。

的享受啊！他觉得，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看到鲜血、看到死人，看到他所切齿痛恨的人一个个地在他手中送命丧生！他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手把秦国淹没到血泊中去啊！那一天要是能早一点到来该有多好！……

赵高想着想着，阴沉沉的脸上突然涌上一缕狞笑，鼻孔翕动了几下，眼睛也微微睁开了，两道阴森森的目光，死死地盯在绣花帷裳上。他仿佛看到自己已经穿上了红丝蟒袍，戴上了冲天冠，坐在御座上，受着百官的朝拜，左脚下踩着面如土色、瑟瑟发抖的胡亥，右脚下踩着秦始皇的另一些公子和王孙……

他正在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时，忽然听见车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声和纷纷沓沓的脚步声。于是他缓缓转过身来，用修着很尖很长的指甲的指头轻轻拨开了帷裳。这时他的车子正好从咸阳台旁边经过。他看见在离咸阳台很近的一条仄巷子里，有一处民房失了火。火焰熊熊，热浪扑面，一股黑烟，直冲云霄。许多士兵和百姓端着瓦盆，拎着木桶，你推我搡地朝那里赶去。人群中有呼喊声、喝叱声、惨叫声和凄厉的哭声，有时还响起一两声惊马的嘶鸣。见此情景，赵高的脸上象是无动于衷又似幸灾乐祸。他隔着帷裳眼看熊熊烈火，心中恶狠狠地咒咀着：

“火啊！烧吧！再烧大些！快点把这个形胜之国①烧个罄尽吧！”

车子离开咸阳台以后，他一直眯着眼睛，嘴里不住地小声痛骂着他的仇人和他所仇恨的一切。直到他看见沐浴在晨光里的金碧辉煌的咸阳宫和耸立在宫阙前的那两根高高的“诽谤之木”②的时候，才轻轻咳了一声，停止了嘟囔，收敛了狞笑，脸上重新浮

① 形胜之国——按照古人的说法，秦左崤、函，右陇坻，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为国，带河山之险，故曰“形胜之国”。

② 诽谤之木——古代君王在宫前立两根木头，群臣廷工们如对朝政有什么意见，可将其写在上面，故曰“诽谤之木”，相当于后来宫门前的华表。

现出平时那种和蔼的、虔诚的微笑。

咸阳宫座落在咸京北阪，南临渭水，对岸是云烟缭绕的凌云阁①。两宫之间有一座宽阔的渭桥，长三百八十步，可供两架马车并排而行。这时候，初升的太阳照在咸阳宫青色的宫顶和飞檐，金黄色的盘龙大立柱和红色的高墙上，给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宫门是大开的，两旁站着近百名手持刀戈的禁兵。透过宫门朝里望去，可以看见一层一层的宫殿和雪白的龙墀。宫殿的台阶下，竖着一个黑色的谏鼓，三个鼓吏手执玉枹，笔直地站在鼓下，身不晃，手不动，和没有生命的木头人差不多。他们一整天都得这样僵直地站着。除去吃饭，换班和击鼓，是不能乱走乱动的。

赵高在离宫门约有二十步远的地方下了车，随手整了一下头上的九寸高山冠和绿色的朝服，然后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缓缓登上了踏步②。赵高是个中年人，四方脸，鼻直嘴大，两道尖细的眉毛，深深陷下的黑眼睛。他这双眼睛，有时是那样冰冷，射出森森绿光；有时却又是那样温和，射出慈祥而动人的目光。当赵高登上台阶，走近宫门下的“刀门”③的时候，一个穿着亮铮铮的铁甲的卫尉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只听“咔”地一声响，十二个禁兵以极其整齐的动作撤去了“刀门”，放赵高进去。赵高脸上堆着和蔼的微笑，轻轻向卫尉和禁兵们点了点头，把脚步放得更轻更慢，躬着身子走进了立戟如林的宫门。

① 凌云阁——二世在渭河南岸修建的一座宫殿，拟与南山同高，故名“凌云阁”，还没修成即被项羽烧掉。

② 踏步——秦代宫殿前有两种路阶，中央是花砖坡道，称中央御路，供皇帝行走。两侧是供大臣们行走的，叫“踏步”。

③ 刀门——古代宫前羽林军把刀斧交错举在一起，叫“刀门”。把戟交错举在一起，叫“交戟”。

不一会儿，他来到了咸阳宫的大殿上。这时，大殿里阒无一人。由于殿前的窗棂上全部垂挂着用珠宝缀饰的竹帘，阳光无法照进，所以殿中显得有些阴冷和黯淡。皇帝平时接见群臣们所坐的御座，这时也静静地蹲在大殿中央，上面空空的。几盏快要熄灭的蟠螭宫灯，高悬在四周墙壁上，把一层绿莹莹的光芒涂抹到绘着壁画的墙上，使阴森的大殿更加增添了几分凄凉。赵高知道二世还没有起来，于是就一个人背着手，慢慢地踱着步子，欣赏着殿中的一些陈列和摆设。

大殿的正门右侧，立着一块两人多高的青石碑，很厚很宽，置放在一只巨大的石龟背上，明晃晃几乎可以照见人影。赵高在大殿里踱了半圈以后，在这块石碑前停了下来，仰起脸看了看用小篆刻在上面的碑文，慢悠悠念出声来：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①，
皇帝孝德，抚养四极，
人告其心，清明安矣。

看了这几句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以后，赵高心里感到格外不舒服，胸中突然好象有一种热烘烘的东西在炙烤着他，使他有些烦躁。他用冷漠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那几句碑文，鼻孔动了一下，心里骂道：

“哼，‘人告其心，清明安矣’，放你娘的狗屁吧！完全是扯淡！呸！……”

接着，他又搜索枯肠地从肚子里找出了很多难听的脏话，嘟嘟囔囔地骂了好一会儿。直到他觉得稍稍好受和平静一点以后，才

① 其邻翼翼——翼翼是恭敬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国周围各邦，莫不归顺而恭敬秦国。

背着手离开那里，慢慢地朝其它地方踱去。片刻以后，他来到了御座的彩绘屏风后面。这时，他看见在那里放着一口广四尺、高五尺九寸的绿色古方钟。这口方钟虽然是用青铜铸成的，然而却表里透明，闪闪泛光，如同明镜一般。人一走近它，即可清清楚楚地在钟面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赵高知道这是历代秦王十分心爱的一件珍宝。传说它还可以照见人的五脏六腑。谁要是有淫志邪心，或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被这口方钟一照，就胆张心动，原形毕露。以前的一些秦王常常用它来照宫人和大臣，见胆张心动者就立即杀掉。以前它一直是放在咸阳宫寝门外面的，后来觉得它没多大用处，就把它搬到这儿来了。这时，赵高踱到方钟前站定，先看了看钟面上自己的影子，然后用手在光光的、没有胡须的下巴上摸了几下，嘿嘿奸笑两声，晃了晃脑袋，用一种讥讽的口气说道：

“照呀！照呀！好好照照我呀！我就是有淫志，我就是有邪心！就是想叫你秦国四下起火，八方冒烟，天下大乱，一朝覆亡！你能照见我胆张心动么？你能知道我心中想什么？能么？能么？……呸！呸！去你的吧！……”

虽说赵高来到秦国已有二十余年，可是他对于这里的每一桩事物，没有一样是看得惯的（人当然就更不用说了）。秦国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那样的丑恶和卑贱，龌龊和下流。他不仅看不惯它们，厌恶它们，而且非常恨它们，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把它们统统砸个稀巴烂。对于现在他所看到的这口方钟也是一样的。他骂着看着，看着骂着，渐渐地，那口方钟在他眼中变成了一种极其丑陋的东西，甚至把他的眼睛刺得隐隐作痛。他顿时心头来了气，也忘了那口钟是铜铸的了，突然飞起一脚，对准它狠狠地踢了一下。方钟“嗡”地响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显得格外悦耳，并在殿梁上盘旋很久，不肯散去。这一踢不打紧，赵高的脚差一点被踢成两半。他凄厉地“哎哟”了一声，连忙弯下身去，用手使